

鎖定扶貧對象 存照清單留證

中部精準扶貧系列三之一

編者按

一年不足千元的人均收入、破爛不堪的木板床、坑坑窪窪的「泥土」客廳……這是「另一個中國」的註腳，是貧困的註腳。而全國5,000萬貧困人口幾乎有一半在中部地區。為消除貧困，中國政府多年來致力改變這「另一個中國」，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明確給出脫貧時間——2020年全部脫貧。四年後的小康社會，如何實現「任何一個地區、任何一個人都不落下」？本報記者歷時一個多月，走訪中部的河南、安徽、江西等地，直面貧困，直擊「另一個中國」的改變過程。

中部五省貧困人口分佈 (截至2015年)

省份	貧困人口	主要分佈地區
河南	460萬	「三山一灘」即大別山區、伏牛山區、太行山、黃河灘區貧困程度較深，佔總貧困人口70%以上
安徽	188萬	主要集中在大別山片區和皖北地區
湖北	590萬	主要集中在秦巴山、武陵山、大別山、幕阜山
湖南	465萬	主要集中在武陵山片區和羅霄山片區
江西	200萬	深山區、庫區、湖區貧困程度深

記者 劉蕊 整理



■安徽金寨不斷完善扶貧方式，促進當地村民增收。圖為白塔畈扶貧戶汪雷成立金圩白鵝養殖合作社，帶動周邊40多戶貧困家庭走上富裕路。 資料圖片

訪貧問苦 一戶一建檔

■黃河灘區因基礎設施落後，生產條件差，只能發展一些傳統的種植、養殖項目。 記者劉蕊 攝



2013年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「精準扶貧」後，中央提出了「六個精準」，即扶貧對象精準、項目安排精準、資金使用精準、措施到戶精準、因村派人精準、脫貧成效精準。扶貧對象精準被放在了首位，那麼，貧困標準是什麼？誰貧？誰不貧？現有貧困戶是什麼樣？「真貧困」的是否被落下？记者了解到，即使是偏遠農村的貧困戶情況，如今也要具體統計，建檔立卡。也就是說，全國5,000萬的貧困戶都已經擁有了一張「身份識別卡」。

■記者 趙臣 安徽報道

今年42歲的陳祥久是安徽省岳西縣姚河鄉村民，他曾於2000年左右和妻子一起在杭州打工。當時，他在建築工地做泥瓦工，每天至少有四五十元的經濟收入。但因妻子後來患精神方面的疾病，他不得不回鄉務農。他向記者介紹，目前家裡只有他一個勞動力，68歲的父親在集鎮陪16歲的兒子讀書，65歲的母親亦患有慢性病，而妻子生活難以自理。陳祥久每年靠種植當地的特產高山茭白，以及賣豬肉、打零工營生，毛收入約3萬元。但僅妻子和母親的醫藥費，一年就要花2萬多元。

因病因殘致貧過半

陳祥久的這些情況都被詳細記錄在冊，並被岳西縣列為因病致貧的「貧困戶」行列。安徽省岳西縣扶貧辦黨組書記、主任楊效東告訴記者，對貧困人口的排查梳理都要有據可依。「清查人員與清查對象要有房屋前合影，貧困戶家庭收入有清單有憑證」。他說，在岳西縣的貧困戶中，因病因殘致貧佔比達到52.6%，高於安徽全省約51%的平均指標。此外，該縣因學致貧佔比亦高達24.9%。

精準識別，就像對準靶心，鎖定扶貧對象才能真正做到因人施策、因戶施策。「家裡住着樓房，開着轎車，這能叫貧困戶嗎？第一次摸底的時候，我發現很多貧困戶是『關係戶』，而不是真貧困戶。」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駐村第一書記告訴記者。

信息錄入網絡系統

自2014年起，安徽便在全省範圍內開展貧困人口精準識別工作。目前，該省已對識別出來的3,000個村、188萬戶、484萬

■扶貧需要由輸血變為造血。圖為江西省靖安縣因地制宜發展生態產業脫貧致富，一農戶在採摘有機臍橙。 資料圖片

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）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博士後扶貧工程中心主任張繼承告訴記者，目前農村脫貧工作還面臨着非常大的困難，主觀因素

輸血轉造血 脫貧不返貧

和客觀因素都存在。「主觀因素是目前部分農民的觀念相對落後，不少地方存在着等、要、拿的心理。」客觀上則存在扶貧工作不夠系統和完善，會出現扶貧之後脫貧，脫貧之後再返貧的情況。

要想解決這些扶貧根本難題，張繼承認為，要把握兩個基本方向，第一，從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進行轉變，也就是脫貧而不返貧。需要遵循農業發展的基本規律，走科技和產業融合路線，將現代農業組織化、規模化、產業化，才能夠發揮造血式功能。

另外，他認為應分類扶貧，根據農村現在的實際情況，細分扶貧機制。比如農村60歲以上的老人，基本上勞動能力有限，這就主要靠政府的社會保障托底。而另一部分具有自我提升能力或者基礎的，要增強他們自身脫貧能力，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和科技知識。

扶貧標準細到「換洗衣服」



■張繼承（右三）赴貧困地區調研。本報河南傳真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）張繼承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介紹，中國現行脫貧標準是農民年人均純收入按2010年不變價計算為2,300元，2014年現價脫貧標準為2,800元。綜合考慮物價水平和其他因素，逐年更新按現價計算的標準。按每年6%的增長率調整測算，2020年全國脫貧標準約為人均純收入4,000元。

張繼承表示，此次精準扶貧標準並不只是看經濟指標，亦看重社會

指標。《扶貧綱要》規定：2020年實現「兩不愁、三保障」即：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、不愁穿，農村貧困人口義務教育、基本醫療、住房安全有保障。「這其實是保底了農民的基本生活質量，不像以前只提不愁吃不愁穿。」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國家《扶貧綱要》基礎上，各地出台的扶貧細則更是將指標細化到「一件衣服」。如河南省的扶貧細則就已經非常「人性化」，在貧困戶識別標準上，河南省明確提出「不愁吃」要「口糧不愁，主食細糧有保障」，將「不愁穿」細化到「年有換季衣服，經常有換洗衣服」。同時，將家裡有子女上學、有大病或長期慢性病，居住房是C、D級危房的，即使人均純收入達到識別標準，也要統籌考慮納入扶貧對象。此外，該省還列出了容易導致返貧的45種大病。

黃河灘民：生病曾經就是等死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）黃河灘區是河南省的重點扶貧區域，居住在這裡的人告訴記者，灘區已經成為貧困落後的代名詞。「人家一聽是灘區的，姑娘不願意嫁過來，小伙子娶不到媳婦。」60歲的張素梅告訴記者。她家住在濮陽縣習城鄉，與黃河打了一輩子交道，見識過黃河水災，也經歷過殘酷的挨餓時期。「一九八幾年的時候，黃河有一次發大水，當時家都沖沒了，我們就住在政府發的帳篷裡，每人每天一包方便麵。」

黃河灘區是沉積黃河泥沙、滯蓄大洪水的重要區域，地勢特殊，工業項目不准進入。又因基礎設施落後，生產條件差，只能發展一些傳統的種植、養殖農業項目。同樣位於黃河灘區的河南新鄉李莊鎮的村民李虎給記者算了一筆賬，李莊鎮種植的農作物主要是小麥、玉米、花生等，按人均2畝多地算，1畝的產量大概在七八百斤，1年能收入1,000塊錢左右，這樣算1個人一年靠種地只能收入2,000多塊錢，而這些錢只能勉強溫飽。

其實，對於張素梅和李虎而言，最可怕的並不是

「窮」，而是「病」。「大病不敢生，有了小病要麼去診所，要麼就用點老家的土方子。」張素梅說，她的姐姐在60歲時得了食道炎，一直拖着不去治，「誰敢去大醫院啊，一天好幾千，一年的辛苦算是白搭了。」後來實在吃不下飯了，去醫院一檢查，「變成癌了」。張素梅的姐姐選擇放棄治療，跟着自己的閨女、女婿去深圳了。呆了不到半年，病情就惡化了。「她回來後，就躺在這黑漆漆的床上，不能吃飯，就是等死啊！」張素梅說着禁不住哭了起來。

灘區民衆將迎整體搬遷

「現在政策好了，生病有保險，老了還給發補助。」對於張素梅而言，「精準扶貧」帶給她最大的好處是不用面對生病、衰老而帶來的恐懼。「我永遠忘不了姐姐在床上等死的那個表情。」張素梅哭着說。

河南省正在實施對黃河灘區的整體搬遷方案，像張素梅、李虎這樣生活在黃河灘區的人在不久的將來都會搬出去。